

中 届

获

精

国 当 女

奖

品

首 代 性

作 卷

文

品

学

花 雨



谭 湘 荒 林

主编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中国当代
首届文学
女性获奖
作品
精品卷

花
雨

飞云卷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雨·飞云卷: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品卷/
谭湘, 荒林主编.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80611-973-6

I. 花… II. ①谭…②荒… III. 文学-作品综合
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416 号

中国首届当代女性文学获奖作品精品卷

花 雨

飞云卷

谭湘 荒林 主编

责任编辑:梁东方

装帧设计:小明 赵建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
public.sj.he.cn Tel:0311-7042501 转 Fax:0311-7837506

印 刷:深泽县印刷厂(深泽县建设街 23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9.375 印张 451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22.50 元

ISBN 7-80611-973-6/I·872

目 录

(2)	作为另类(我的女性观)	斯 好
(4)	出售哈欠的女人	斯 好
(53)	洞穿(点评)	丹 娅
(58)	女人的理想指向人(我的女性观)	蒋子丹
(60)	一个人的时候	蒋子丹
(72)	左手	蒋子丹
(90)	阳刚(点评)	陈骏涛
(93)	首先是作家, 其次才是性别 (我的女性观)	马瑞芳
(96)	等	马瑞芳
(102)	假如我很有钱	马瑞芳
(112)	都是副的	马瑞芳
(117)	女性意识在三国水浒中的 空前失落	马瑞芳
(145)	温暖与洒脱(点评)	刘思谦
(149)	中性身份(我的女性观)	张 欣
(150)	你没有理由不疯	张 欣
(193)	姐妹情谊(点评)	戴锦华
(196)	女性是人类的另一极	

	(我的女性观)	林 白
(197)	致命的飞翔	林 白
(236)	痛楚的讲述 (点评)	荒 林
(239)	女人不是天生的	
	(我的女性观)	陆星儿
(241)	一个和一个	陆星儿
(256)	难以巩固的自我 (点评)	季红真
(259)	我论女性 (我的女性观)	胡 辛
(262)	创作的反思	胡 辛
(273)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胡 辛
(295)	女人戏中的困难 (点评)	荒 林
(298)	人到中年 (存目)	谌 容
(299)	女性问题与社会问题 (点评)	陈骏涛
(302)	重要的是生命的本质	
	(我的女性观)	翟永明
(304)	十四首素歌——致母亲	翟永明
(321)	再谈“黑夜意识”与	
	“女性诗歌”	翟永明
(324)	完成之后又怎样?	翟永明
(341)	翟永明的诗 (点评)	荒 林
(345)	五个观点 (我的女性观)	王小鹰

(346)	相思鸟	王小鹰
(353)	雾重重	王小鹰
(370)	可怜无数山	王小鹰
(374)	隐蔽的叙事 (点评)	季红真
(377)	美丽女人 (我的女性观)	陈祖芬
(379)	爸爸	陈祖芬
(387)	为你着想	陈祖芬
(389)	祖国高于一切	陈祖芬
(401)	情感与理性 (点评)	吴思敬
(404)	沉默 (我的女性观)	叶 梦
(406)	走出黑幕	叶 梦
(410)	紫色暖巢	叶 梦
(415)	今夜, 我是你的新娘	叶 梦
(423)	创造系列	叶 梦
(441)	创造系列 (之二)	叶 梦
(460)	追究快乐	叶 梦
(463)	女性之血 (点评)	丹 娅
(468)	十个观点 (我的女性观)	韩小蕙
(470)	苏州街涅槃	韩小蕙
(483)	有话对你说	韩小蕙
(491)	为你祝福	韩小蕙

(500)	开阔而深邃 (点评)	吴思敬
(503)	关于“女权主义” (我的女性观)	王晓玉
(505)	正宫娘娘	王晓玉
(615)	中国妇女传统文化心理 的笑柄 (点评)	季红真

斯 妤

女，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1954 年生于福建厦门，高中毕业后曾下乡插队四年，后到北京读书、工作，曾任全国青联办公室秘书、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等职。现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



斯妤 1980 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散文《大眼睛，小眼睛》、《某年某月》、《爱情是风》等；中篇小说《走向无人之境》、《出售哈欠的女人》；长篇《竖琴的影子》等，总计出版有散文集 12 部，小说集 2 部，个人文集 4 卷。1994 年斯妤协助冰心主编十卷本的《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任执行主编），1995 年与他人合编两卷本的《女性散文随笔精粹》；1993 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98 年获鲁迅文学奖散文集奖。

我的女性观：作为另类

斯 妤

当我们“出现”时，（在社会上，在某些场合，在家中），我们首先被看作女人，其次才是人——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其次。作为女人，作为另类，我们是生物的，次等的，不可理喻的。多数男人在下意识里，在内心深处，是无法平等地看待我们的。他们不承认我们的力量（内在力量），不承认我们的智慧，不承认我们的风格，不承认我们的创造力，更不承认我们的思想。如果有谁这么做了，他就要冒被同类耻笑的危险。



平心而论，男人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除了传统，除了偏见，还因为他们无法真正了解我们，他们看不清我们。他们无法明白女性的直觉有多么敏锐，女性的颖悟有多么充沛，女性的意志有多么坚定，女性的思维，当她们思索起来，将多么深入浅出，直抵本质。而女性的想像力、创造力——一旦它们迸发出来，又是多么丰饶而绮丽。

当然，女性的焦虑，女性的脆弱，女性的起伏波动、变化无常，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

作为常常首先被看作女人的反拨，当我们提笔、发声时，我们无意中表达的可能首先是：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

人，而不仅仅是女人。我们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情感，寻找人的可能出路，当然，这其中，包括女人的普遍问题，共同情感，和可能出路。

因为同时是女人，对于女人的一切，我们有着最本质、最感同身受的了解，所以当我们提笔书写时，奔涌到我们笔端的，可能更多、更饱满、更入木三分的是女性形象，汇聚在我们笔下的，可能更尖锐、更紧迫、更不依不饶的声音是女性声音——我们就这样必然地成了一位“女性作家”。

我庆幸自己是一个“女性作家”。

花
雨

出售哈欠的女人

斯 妤

从前有个女人。

她很懒，而且不漂亮，不富有。她什么都不会，不会绣花，不会缝衣、不会煮饭，不会喂猪，更不会对诗饮酒，软语轻歌。她又从小没爹没妈，没兄没姐，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长大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连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她只是和别人一样一天接一天地打发着日子。所不同的是别人用劳作或享受，用忧愁或者快乐打发时光，她则用连天的哈欠，用无数的茫然一天一天地送走日子。她对那些有时兴高采烈，有时哭天抹泪的女人十分不解，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眼泪和笑声，为什么会那样跌宕起伏，时啼时鸣。她自己，则是多少年一贯制地睡醒了打哈欠，哈欠打累了睡觉。除了睡觉和打哈欠，她再不知道别的欲望，别的状态，当然也不知道别的快乐和忧伤。

她又很瘦很长。瘦得只有一般人的一半宽，腰细如蛇的形容对她并不合适，因为她的腰支棱棱的，一点儿不柔软，但是她的腰收拢起来的确只有小小的一握，比一条蛇宽不了多少。她的长则连她自己都感觉到了，当她碰见别的女人的时候，她发现那些女人都在她的胸前晃动，她若不弯腰低头，她就很难看见对方的脸。



她对自己的这副身材谈不上满意也谈不上不满意。她知道自己总是这样瘦瘦长长的，就像自己总是哈欠连天一样。她也不知道她的生存方式和她的身材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总之她照样一天只吃一顿饭，照样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哈欠。

没有饭吃的时候，她就喝一顿水。奇怪而且幸运的是，这样的时间竟然不多。她喝水也和别人不一样，她从来不零零碎碎地喝。她总是要么滴水不沾，要么一喝就喝个饱，就像挨饿多时突然饱餐一顿一样。

她唯一感到几分满意的是她几乎可以说是居无定所。因为她喜欢四处走，喜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喜欢所到之处总是新面孔新风景。但她不承认这是在流浪，她管这叫走动。她认为走动很有意思，就像山间的小溪，无论多么曲折环绕，多么不可预期，总是要向前流动，往前奔走的。

她就这样如水一般在乡村滚动流淌，无声无息，无臭无味。除了她那又瘦又长的身影，她那连绵不绝的哈欠，她没有任何标志，任何特长。人们提起她的时候往往不知道如何称呼她，因为她没有名字，没有身分，没有过去，也没有前景。她就像梦一样模糊，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当然事实上人们也很少提起她。

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诞生了多久，像水一样地流淌滚动已有多久。她完全没有时间概念。要是一定让她说，她会晃晃她那细长的脖子，嘟囔说：一百年吧，或者两百年三百年？谁知道呢。

终于有一天，她发现她走岔了道。她竟然从她流淌了一百年甚至两百年三百年的乡间走了出来，误入一个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世界。她听见人们管这种地方叫城市。她觉得城市这个名字有点古怪。至于古怪在哪儿，她也说不清。

她只是一听到城市这两个字就顿觉睡意绵绵，于是更加哈欠连天，更加百无聊赖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每天吃一顿饭，打一连串的哈欠了。她沮丧地发现，在这个陌生的闹哄哄的叫做城市的地方，她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首先她发现她没有地方可以借宿。这个叫做城市的地方既没有麦垛可以依仗，也没有破庙可以蜷缩，更没有人家有富余的房间和富余的好心可以收留她。当她百般无奈只好蜷缩在一家关了门的店铺跟前时，居然有人过来摸她的脸，对她说一些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话。

那些话她听了完全莫名其妙，所以她倒可以置之不理。问题是那只在她脸上乱摸的手毛茸茸的让她感到恶心，使她连一向擅长的哈欠都打不出来。这可使她大为光火。一般来说，只有在哈欠受阻的时候她才会光火，别的事情她一概无动于衷。

而且那只手是那么讨厌。它不但在她脸上乱摸，还渐渐往下移，一直移到她忍无可忍。她憋足了劲在她忍无可忍的时候狠狠咬了那只手一口。那只手怪叫了一声，迅速抽出去。然后很快甩过来狠狠抽了她一巴掌。抽完之后它又怪叫了一声，因为她的脸上全是骨头，她不疼，它倒疼得厉害。

那只手悻悻地走开了。可是她也睡意全无。她一向是善于睡觉总是哈欠连天的，可现在她张开口，想打上一连串的哈欠使自己舒服惬意起来，却发现连一口气也吐不出来了。不但吐不出来，甚至还吱溜吱溜地倒吸进冷气。她沮丧极了，觉得自己真是见了鬼。她这时才明白那些别的女人为什会时啼时鸣时喜时忧。她感到自己现在就想啼上一气，不紧不慢怨怨尤尤地啼上一气。

第二天她又发现她那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的每天一顿饭也



不能保持了。这个叫做城市的地方根本没有刚收获过的地瓜垄、花生圩可以让你随便翻出一顿饭来。它也没有野草莓、野杨桃落满山坡，叫你一见就流口水，当然更不要提爽朗大度的汉子，好心好意的阿婆了。哈欠连天但其实一直心明如镜的她很快就明白，再不会有人把她当客人，再不会有人好奇却友善地围着她，听她打哈欠，问她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了。当然也不会有人烫手烫脚地递给她刚从火里扒拉出来的烤番薯，或者晃晃悠悠地给她提来一桶清凌凌的井水了。

垃圾箱果皮桶里倒有不少食品，可那些东西，天哪，她要是吃下去，准保再也打不出哈欠来。

打不出哈欠来，她还能是她吗？——她虽然一片混沌，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是十分明确的。

还有那些乌龟蝗虫章鱼甲鱼似的的东西，那些满大街横冲直撞鸣哇乱叫的东西，要是稍不留心，撞到人身上，那人就不仅仅打不出哈欠了，恐怕连鼻子都抽不了气了。

她越想越觉得这种叫做城市的地方太可疑。

她开始寻找来时的路，准备退回去。

可是她走啊走，无论如何也走不到来时的那条路上去。来路好像流星，倏忽一闪，就在空中消失了。

她生平头一遭有些恐慌起来。

她在一个丁字路口驻足，脸上无限茫然。眼前三条路她都已经走过了，可无论怎么走，那些路都指向这个她急于逃离的地方。她在这一带来来回回已经走了三天了，没有一次侥幸成功，没有一次得以摆脱这种画圆似的旅行。她懊丧极了，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白痴。你想，一个连来路都找不到的人，不是白痴又是什么呢。

她沮丧之至。

一个看上去比她还破败的男人朝她走来。她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

男人继续走来。她又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

男人走近了。

她突然看见一只毛茸茸的手。记忆苏醒。她立刻憋起劲儿，准备在需要的时候狠狠动口。

男人哈哈笑起来，说：

“你干什么？憋尿哪？”

她哼了哼，劲儿松动了些。不过她很快又警觉起来。她想起她现在所呆的地方叫做城市，而城市这种地方可不是可以随便哼哈，随便松动的。她又暗暗憋起劲儿来。

男人瞭瞭她，做出一副随你便的样子。同时他说：

“你干什么，找路吗？——啊哈，据我知道，没有你要找的路。所有的路，都通向前面。你就死心了吧。”

她既吃惊又恼火。吃惊的是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人居然知道她的心思，恼火的是他随随便便就对她的努力判了死刑，明白无误地扼杀了她的希望。

她开始体会到一种近乎于恨的感情。这在她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她不由暗暗吃惊。

男人却不管她有什么感觉，只管自顾自地说下去：

“你没听说过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吗？既然走到这里了，就照这里的规矩活吧。其实，城里也有城里的便利，你看，这些蝗虫一样的车，呼呼跑上一小会儿，就够你吭吭哧哧走半天的。晚上，累了一天了，按一下开关，你就可以看他妈的各种风景、各式人头。嘿嘿，那些城市妞可真够味儿哪，嘿嘿，嘿嘿嘿……再说啦，你可以靠你的力气干活挣饭吃嘛。对了，你有什么特长吗？”

她摇摇头，茫然地看着他。她几乎不懂他的话，因为她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特长。

“就是，呃，比方说你会什么，会织布，会纺线，呃，会喂猪，会……会睡觉，会吃饭会睡觉也是特长嘛对不对。总之，总之你会干什么？”

“我……我……”

男人微微笑着，似乎在鼓励她。

于是她的回答脱口而出：

“我，我会打哈欠！”

话说出口，她立刻就后悔了，她再次讥笑自己是白痴。打哈欠算什么本事呢？

她觉得对方一定是要大笑一气了。她懊恼之至。

果然，那个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会打哈欠？啊哈，不错不错，会打哈欠。对，对，会打哈欠好歹是一种本事。只是，可惜呀，没人需要啰，留着你的哈欠自个儿用吧，姑娘。”男人说着，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她尴尬之至，既恼火自己，又恼火对方。她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这样缠着她，让她出够洋相然后再来嘲笑她。

她悻悻地嘟囔了一声，准备走开。

男人却伸手拦住了她。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她再一次茫然不解。她长这么大了，还没有人问过她的名字。

“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男人说。

“名字？没，没有。”

“美——友？唔，美友，还不错，蛮像样的——那么，美友，你多大了？”

她却嘟囔起来。她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明明告诉他没有，他却把没有当作什么名字。这会儿又问年龄。年龄年龄，谁知道年龄是什么鬼东西呢。

“你多大啦？——噢，我说你他妈怎么就那么木，非得问一句才答一句呀！”

见他恼火，她不知怎么突然开心起来。她撇了撇嘴，学他刚才的腔调，哼哼哈哈地说：

“多大嘛，一百年，不，两百年三百年吧。”

“什么？两百年三百年？”他狐疑地看看她，“你有没有神经病啊？”

这回，轮到她狐疑了。什么叫神经病？

“得，三百年就三百年吧。哈，有意思，一个打了三百年哈欠的乡下女人。哈哈，有意思！有意思！”男人也开心起来。

她跟着哼了两声，突然觉得很无聊，就不再理他，自顾自地打起哈欠来。

自然啦，她的哈欠打得有腔有调，有韵有致，极具水准。她一向如此。因为她除了哈欠，别无所能。就像没有视力的人总是听力极好一样，一无所长的她，哈欠打得当然漂亮。

打了一大串哈欠，她觉得舒服起来，惬意起来。这时，她记起被这个男人打断的事情来。她想起她刚才正在寻找归路。

于是她转了个身，换了一个方向，朝前走去。

第二天中午，她沮丧地发现，她在转了一天一夜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不仅仅回到原来的地方，连原来的那个男人，也原封不动地呆在那里。她沮丧极了，同时也不无

